發佈：2011-10-24, 週一 18:23
點擊數：8841

編按:本文原刊載於2011年10月，當年的722挪威發生震驚全球的殺害青少年事件，造成76人死亡，如同現在台灣，某些政治人物想藉此操弄社會憤怒，獲取政治利益，令人欣慰的挪威人民並沒有受到蠱惑，同樣當台灣社會因為上週校園殺人事件，一片喊槍斃兇嫌的聲浪，挪威人民面對722表現相對平和，也不會把焦點放在是否修改原有廢止死刑的制度，現在重看本文，希望給社會另一個思考的角度。

九月初，挪威首都奧斯陸市長選舉結果出爐，左派的工黨（Det norske Arbeiderparti）大獲全勝，繼續蟬連市長寶座，溫和右派的保守黨（Høyre）、也有一定的票源成長，唯獨屬於強硬右派的進步黨(Fremskrittspartiet)在選舉中選票大幅下滑，該黨在歷次全國性國會選舉，常保20%以上的支持度，這次市長選舉，他們只得到11%的選票，可謂慘不忍睹。

這不是意外，而是奧斯陸市民對今年7月22日，極右派人士布列維克(Anders Behring Breivik)犯下殺害七十六條人命後所做出的裁判。布烈維克原想透過激烈的手段懲罰左派，結果反讓右派的政黨遭選票制裁。

2009年挪威國會大選，強硬右派的進步黨曾經一度逼近工黨的支持度，年齡方逾40的進步黨主席顏森（Siv Jensen）才氣出眾，出任黨魁後，勵精圖治、變法圖強，把過去被嘲諷為「過氣政客收容中心」的進步黨徹底改頭換面，成為活力十足的一群，挪威許多政治觀察家相信挪威將會在她手中步上瑞典後塵，取右派而代左派。

2009年是進步黨聲勢最盛的一年，在顏森領軍下，牽動國會選舉的焦點議題，無一不是進步黨挑起，並且迫使工黨不得不捲入戰局，為隸屬工黨的挪威總理史托騰伯格(Jens Stoltenberg)帶來相當的壓力，相形之下，溫和右派的保守黨反而成了在野陣營中陪襯的角色。

挪威政治生態，如左右兩軍對壘，就連首府奧斯陸，也有一條虛線，將之分為東西兩區，東區略貧多屬左派支持者，西區富豪雲集則屬右派票倉。以工黨為首的「紅綠聯盟」歸左派陣營；在野的自由黨（Venstre）、、保守黨、基督教民主黨(Kristelig Folkeparti)於政治上「右傾」的程度，大致可區分為中間偏右、溫和右派和右派。顏森的進步黨則被視為極右派，也可說是右派中的基本教義派。

Phoca PDF

發佈：2011-10-24, 週一 18:23
點擊數：8841

顏森領軍進步黨後，不以既有版圖為滿足，不斷拋出尖銳談話，搔得向來政治冷感的挪威人渾身發癢，工黨怎麼說，她就反其道而行，工黨強調國家機器無所不包，她偏要喊政府瘦身；工黨為眼前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沾沾自喜，顏森卻說自由市場機制才是王道；工黨為了維持社福品質大舉加稅，進步黨就倡議政府應少管閒事以換得全民減稅；工黨為移民大開方便之門，進步黨就提移民從嚴，還得繳錢。不可否認，進步黨提出的諸多問題，切中挪威社會的敏感神經，如此一來，當進步黨支持度不斷向工黨步步進逼的同時，遂也提供了歐洲「極右派抬頭論」論述另一個有力的支撐點。

顏森燒燙燙的言論，對喜歡安於現狀的挪威社會是很大的衝擊，左派陣營就怕這潑辣的黨主席真有可能顛覆挪威社會，尤其她對外來移民表露出的敵意，挪威人很擔心該國雍容大度、世外仙境的形象將毀在她手裡。顏森的言論廣獲支持，當然又得回推到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「911事件」以及2005年發生在丹麥的「穆罕默德政治漫畫事件」，兩起事件把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衝突、矛盾拉到高點，國境之外不平靜，國境之內，挪威犯罪率的上升，和愈來愈複雜的移民(尤指巴基斯坦穆斯林移民)確實有連帶關係，這些背景，都等於在為顏森創造絕好條件。

她鼓吹自由市場，對安逸的挪威社會可能沒甚麼吸引力，但她的移民從嚴論，倒是替不少挪威人講出心裡話，在覺得顏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同時，愈來愈多人其實暗自叫好。「七二二事件」慘案兇手布列維克，即是在那段時間投入進步黨的陣營。

進步黨支持者認為，治安日益敗壞，何妨從整頓移民下手，誰也不希望挪威在移民政策上的寬大為懷，反助長內部毒品、治安的沉淪敗壞。就連非穆斯林的外來移民，也想投進步黨一票，他們不喜歡穆斯林只是換個地方過伊斯蘭的生活，而他們卻得努力學習挪威文，同時拋棄自己的過去，融入當地，且看著穆斯林總是自成一圈，儼然國中之國，可以對挪威政府討價還價，於是他們以支持極右派，抒發心中的不平。

非穆斯林移民幾十年來，多靠自己在社會上單打獨鬥求取生存，他們靠向進步黨，或多或少，也是在向他們長期支持，卻又受之長期忽視的工黨，表達無言的抗議。進步黨懂得開闢戰場，直接挑戰執政者對移民鄉愿的一面，更提出對移民者進行嚴格的身家調查，以免日後引狼入室，禍起蕭牆；同時呼籲延長法定挪威語教育時數，且還要通過考試，以讓外來移民徹底了解他們的新家。

挪威司法部原已同意在挪威考取警察資格的穆斯林女警，在穿著警察制服值勤時，仍可繼續依照伊斯蘭教義披戴面紗，進步黨當然以人權、女權之名反對到底絕大多數挪威民眾皆站在進步黨的一邊，迫使挪威司法部原案撤回，那次是挪威極右派的一大勝利。

穆斯林移民到挪威，多是攜家帶眷，「父權」也跟著飄洋過海，他們的女兒到了人權之國，一樣處處受限，國家給她自由，老爸再沒收她自由。女兒適婚年齡，若在當地沒有同為穆斯林對象，就會被父親強制送回老家成親，遇上女兒反抗，父親乾脆霸王硬上弓，動員家鄉親友，把女兒哄騙回去，和不知名的未來丈夫關在一起，直到完成周公之禮。遇到反抗，父親甚至不惜親手結束女兒生命，尤其當出身穆斯林家庭的女兒愛上基督教家庭的男子，為避免「褻瀆」伊斯蘭教，穆斯林父親便以私刑伺候，把在中東的一套帶進挪威，舉國嘩然在所難免。

Phoca PDF

發佈：2011-10-24, 週一 18:23
點擊數：8841

這些因移民而來的文化衝突，導致了社會問題，讓挪威這座人權保壘上頭飄來一陣烏雲。挪威的極右派抓準痛點，一層一層剝洋蔥，攻入心臟地帶，並不諱言自己就是民粹掛帥，他們用最淺顯的語言，講出挪威人的心裡話，這招果然奏效，幾年耕耘，極右派的言論，反成了挪威社會許多議題的代言人。

左派執政的病徵相繼浮現，包括經濟上持續加稅的沉重負擔，以及廣納外來移民造成的社會失控，例如犯罪率上升，以及因宗教衝突延伸而來的價值衝突，皆是挪威右派得以成長的最大動力來源，雖然2009年的國會選舉，工黨仍驚險獲勝，但挪威政治觀察家相信到了下一次大選(2013)，進步黨仍大有可為。

不過，挪威極右派的拓展，很可能會因布列維克而出現倒轉。布列維克仇視穆斯林移民，遂以「處決」參加工黨活動的青少年做為洩憤方式，他讓原已在許多議題上失去力道的工黨，反因「同情」而得到更多的支持，讓原本看似扶搖直上的進步黨，反因「牽怒」而支持度大降，挪威極右派的氣燄因他一桶水而被澆熄，這是挪威「極右派抬頭論」最意想不到的發展，極右派不斷訴諸外來移民的威脅，沒想到最大的威脅竟然是在他們當中。

至於久居挪威右派「老二」地位的保守黨，則開始搜刮對進步黨充滿疑慮的選民，在極右派還來不及取代左派之前，挪威溫和右派已有取代極端右派之勢，這樣的發展，一如北歐當年其他由左轉右國家的前奏，極端右派燒出了左派執政的病灶，卻也一併灼傷自己，選民於是寄希望於溫和右派，極端右派於是視溫和右派為「背叛」，因此而更顯其極端，將左派、溫和右派同列為政敵，結果就是自我邊緣化，直到布列維克出現，進步黨終於警覺到這一點，後續作為，確實可見為了避免其他國家右派的覆轍稍做調整，到 2013年9月國會改選，尚有兩年時間，他們相信這足夠讓他們找出止跌回升之道。

假若左派的工黨一日未解決自己創造出的麻煩，包括沉重的賦稅和日益惡化的治安，以及日益倒退的行政效率和死氣沉沉的市場經濟，挪威政治評論家相信，右派在挪威社會仍是大有可為，這一點已印證於挪威溫和右派保守黨近來的表現。

布列維克除了攪和了挪威左派、右派的政治生態，他也延伸出另一道嚴肅的議題，又或者更精確的說，是我們(台灣社會)自己把布列維克帶向這道議題，但對挪威人來說，卻未必是當地社會對話的重點。這項問題即「死刑」。

挪威自1979年後廢除死刑，法律上的極刑現為21年監禁，這是自二次世界大戰，歐洲升起廢除死刑氛圍後，挪威社會歷經三十餘年的討論結果，許多人認為這樣的刑責套用在布列維克

Phoca PDF

身上，太過便宜了殺人魔，但以七二二事件後挪威社會的反應，可以理解挪威人是將兩者區分解釋。一是布列維克慘酷不仁，罪無可赦，挪威人必須避免日後有任何人翻版、複製他的罪行；二是刑法的內容，代表了挪威社會追求的價值，於是應該跳脫個別事件的左右，避免輕易否定了刑法內容所欲彰顯的價值。這便出現一種奇特的現像，當我們煞有介事因布列維克，而沸沸揚揚討論著死刑的存與廢，屬於當事者的挪威社會，在這件事上卻相對平靜。

挪威人相信，刑罰的目的是要讓犯人學會靠自己的理智抑制犯罪意圖，法院則是透過讓受刑人逐步取得較大程度的自由，引導其穩健地和外頭世界接軌，最終能再回到人群中過著正常的生活，所有重刑犯出獄前必須先轉往「過渡訓練所」，就像出了暗房，得慢慢張開雙眼，避免突然受到光線刺激造成眼睛受傷，只有通過一道道緩衝過程的訓練，挪威法院也才有信心讓十惡不赦的大壞蛋回歸社會。挪威看待刑法的理念價值和許多已廢除死刑的國家並無二致，布列維克之前，1993年因犯下教堂縱火及殺人案的挪威知名樂團歌手瓦格(Varg)，便因無死刑的制度，已在2010年出獄，還可開始重新創作，他本人也是個極端主義的典型人物。

1993年，瓦格遭到逮捕，挪威人對他燒毀教堂相當氣憤，對他兇殘的殺人手段更是反感，不過，是否要為了瓦格恢復死刑，以及是不是因為沒有死刑才造就了瓦格，卻不是大家關切的焦點，畢竟廢除死刑是一個花了三十多年才尋得的共識，何以為了一名殺人犯，推翻、否定或質疑過去一路一來彼此建構出的價值。18年後，挪威出現了更為殘忍的布列維克，問題是挪威人似乎同樣不打算為了布列維克重啟死刑的辯論，而是把力氣用於社會重建，包括市容和心理的重建。

挪威人以習於單純化的性格，面對複雜的困局，於是未讓政治上極端主義的衝擊，蔓延成為其他議題的攻防，比方說死刑存廢與否，那是前人出於理智而定出的遊戲規則，後人怎可因出於一時情緒而輕易改變它，如果當下要避免的是讓悲劇重演，對挪威人來說，確實又何必在延伸的議題上打轉，平白消耗社會能量。

對挪威人來說，反對死刑並非鄉愿，因位死刑與否，並非適不適用於某個特定對象的問題，而是社會價值的表態，面對布列維克，挪威選民已透過選舉，對其背後所可能代表的政治意識做出裁判，而這足以修正既有政黨未來的言行和路線，民眾在面對極度傷痛之際，經常伴隨著保守、反動氣氛的副作用，此刻若為了布列維克高喊恢復死刑，那挪威恐怕也枉費了外人對其文明典範的評價，所幸，它並沒有這麼做。

作者李濠仲為新聞工作者
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，不代表本智庫立場）

Phoca PDF